



畫 跋

惲 格 撰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
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

重鈔皆收有此書版本同

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

畫跋

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

題畫贈王季子

深林積翠中。置溪館焉。千崖瀑泉。奔雷迴旋其下。常如風雨。隱隱可聽。墨華蒸雲。目作五色。欲墮人衣。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。撥拾青翠。招手白雲。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。然後樂而忘天下也。

雪圖

今人畫雪。必以墨積於外。粉刷其內。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。豈復有雪哉。偶論畫雪。須得寒凝凌競之意。長林深峭。礪道人煙。攝入渾茫。遊於沕穆。其象凜冽。其光黯慘。披拂層曲。循境涉趣。巖氣浮于几席。勁飈發於毫末。得其神迹。以式造化。斯喻于雪矣。

題月季小幀

南田籬下月季。較他本稍肥。花極豐腴。色丰態媚。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國。予愛其意能自華。擅於零穠。戲爲留照。

題石谷叔明小幀

偶過徐氏水亭。見此幀。乃爲金沙潘子所得。旣怪歎且妬甚。不對賞音。牙徽不發。豈西廬南田之矜賞。尙不及潘子哉。米顛據舷而呼。洵是可人韻事。真足效也。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。何以解嘲。

題叔明畫

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。類張顛草書。沈著之至。仍歸飄渺。余從法外得其遺意。當使古人恨不見我。

題牡丹

徐熙畫牡丹。止以筆墨隨意點定。略施丹粉。而神趣自足。亦猶寫山水取意到。

題畫

東坡於月下畫竹。文湖州見之大驚。蓋得其意者。全乎天矣。不能復過矣。禿管戲拈一兩枝。生煙萬狀。靈氣百變。

朱欄白雪夜香浮。卽趙集賢夜月梨花。其氣韻在點綴中。工力甚微。不可學。古人之妙。在筆不到處。然但於不到處求之。古人之妙。又未必在是也。

雲林通乎南宮。此真寂寞之境也。再著一點便俗。

文徵仲述古云。看吳仲圭畫。當於密處求疎。看倪雲林畫。當于疎處求密。香山翁每愛此語。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。四天下處。予則更進而反之曰。須疎處用疎。密處加密。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。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。

筆筆有天際真人想。有一絲塵垢之點。便無下筆處。

古人筆法淵源。其最不同處。最多相合。李北海云。似我者病。正以不同處同。不似求似。同與似者。皆病也。香山曰。須知千樹萬樹。無一筆是樹。千山萬山。無一筆是山。千筆萬筆。無一筆是筆。有處恰是無。無處恰有。所以爲逸。

北苑正鋒。能使山勢欲動。青天中風雨變化。氣韻藏於筆墨。筆墨都成氣韻。不使識者笑爲奴書。巨然行筆如龍。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。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。無迹可尋。但覺神氣森然洞目。不知其所以然也。

陸天游。曹雲西。渲澹之色。不復著第二筆。其苔法卽用石竹三四點掩映。使通幅神趣。通幅墨光俱出。真化境也。

題雪圖

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。石齒出輪。以贈賞音。聊志我輩浩蕩堅潔。

論畫

畫有用苔者。有無苔者。苔爲草痕石跡。或亦非石非草。却似有此一口。便應有此一點。譬之人有眼。通體皆靈。究竟通體皆靈。不獨在眼。然而離眼不可也。

秋山岑然。收潦水清。令人神氣欲斂。覺慘澹經營。都無是處。

題迂翁

迂翁之妙。會在不似處。其不似。正是潛移默化。而與天游。此神駿滅沒處也。近人只在求似。愈似所以愈離。可與言此者。鮮矣。

陶徵士云。餓來驅我去。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。春雨扃門。大是無策。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。東坡謂饑時展看。還能飽人。恐未必然也。

風雨江干。隨筆零亂。飄渺天倪。往往於此中出沒。

竹樹交參。巖岫盤行。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。輒復擱筆。細雨梅花發。春風在樹頭。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。

三山半落青天外。秋霽晨起得之。覺滿紙驚秋。

董巨

氣韻自然。虛實相生。此董巨神髓也。知其解者。旦暮遇之。

皴染不到處。雖古人至此束手矣。

雲林

雲林樹法。分明如指上螺。四面俱有。苔法皴法。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。

論畫

秋夜煙光。山腰如帶。幽篁古槎相間。溪流激波。又澹淡之。所謂伊人。於此盤游。渺若雲漢。雖欲不思。烏得

而不思

草草游行，頗得自在。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，而意則南田不讓也。

竈突不煙時，燒樹根向窗櫺微陽，借筆遣興。昔人云：饑時展看，還能飽人；又不知寒時展看，還能代綈袍否。

銅槃難炬，放筆爲此，直欲喚醒古人。

題香山翁撫北苑

香山翁云：北苑禿鋒，余甚畏之，而雄雞對舞，雙瞳正照，如有所入。陳姚最有言，蹈方趾之迹易，標圓行之步難。雖言游刃，理解終迷，以此語語作家，茫然不知也。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，但用筆會爲雄勁，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，猶是仲由高冠長劍，初見夫子氣象。

題畫

兩度爲童子畫扇，初不知其姓氏，今獨未視其人，吾生與同時，而相遇之難如此，放筆不禁三歎。

題周生扇

半壑松風，一灘流水，白雲度嶺而不散，山勢接天而未止，別有日月，問是何世，儻欲置身其中，可以逍遙自樂，仿彼巢由，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。

爲退翁老人畫長卷

昔黃公望畫富春卷。深自矜貴。攜行笈。歷數年而後成。頃來山中坐鏡清樓。灑墨立就。曾無停思。工乃貴。遲拙何取速。筆先之機。深愧於古人矣。

題馮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

三五月正滿。馮生招我西湖。輕舫出斷橋。載荷花香氣。隨風往來不散。倚棹中流。手弄澄明時。月影天光。與游舫燈火上下。千影同聚一水。而歌絃鼓吹。與梵唄風籟之音。翕然並作。目勞於見色。耳疲于接聲。聽攬既異。煩襟□雪。真若御風清冷之淵。聞樂洞庭之野。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。馮生曰。子善吟。願子爲我歌。今夕。予曰。是非詩所能盡也。請爲圖。圖成。景物宛然。無異同遊時。南田生曰。斯圖也。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。

題友人西湖夜泛圖

湖中半是芙蓉。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。時天宇無纖埃。月光湛然。金波與綠水相涵。恍若一片碧玉琉璃。世界身御冷風。行天水間。卽拍洪崖游汗漫。未足方其快也。至於遊船燈火。笙管歌謳。徒攪清思亂耳目。皆非吾友遊神所在。以喧籟付之而已。

題扇示學者

用筆時須筆筆實。却筆筆虛。虛則意靈。靈則無滯迹。不滯則神氣渾然。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。夫筆盡而意無窮。虛之謂也。寫真今稱廖謝。謝法不用一實筆。正相合。詩文之理亦然。句句實意。則易盡矣。今人

詩文不佳總只是實

畫虞山劍門自題

庚戌夏六月。同虞山王子石谷。從西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。憩吾谷。乘輿遂登劍門。劍門。虞山最奇勝處也。未至半嶺。忽起大石壁。盤空而上。如積甲。如陣雲。騰地出。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。石壁連袤。中陡削。勢下絕。若劍戟狀。闢一牖。如可通他境者。因號爲劍門云。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。各爲圖記之。寫遊時所見。大略如此。

題自畫寒林

寒林昔稱營邱。華原。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。予欲兼李范之法。收六如之勝。破河陽之藩籬。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。

五株煙樹

梅華庵主學董元。猶爲昔人神氣所壓。未能負然自拔。此本所撫仲圭。石谷得法外之意。真後來居上。

題石谷畫

余見石谷畫。凡數變。每變益奇。此本爲今春所作。觀其脫落荒率處。與客秋較異。似又一變也。變而至於登峯。翻引邢楊兩公。以爲合古。雖不妨土壤增高。然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。

又

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。予未得見也。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。覺含毫渲點之間。似有蒼深渾古之色。倘所謂離形得似。絢爛之極。仍歸自然耶。

仿雲西

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。靈趣藹然。索玩無盡。

題畫

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。其作樹石渲點。正與此本相類。樸古之韻。逼真唐人。五代以下。無此風骨。

壬子秋。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。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。宋徽廟題幀首云。天降時雨。山川出雲。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。吳氏有雲起樓。蓋以斯圖名也。石谷作此。如宗伯所云。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。一時凡境頓盡。故其下筆靈氣鬱蒸。與前此所圖懸殊也。

古人用筆。極塞實處。愈見虛靈。今人布置一角。已見繇繹虛處。實則通體皆靈。愈多而愈不厭玩。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。

川瀨氤氳之氣。林嵐蒼翠之色。正須澄懷觀道。靜以求之。若徒索於毫素間者。離矣。殘葉亂泉。境極荒遠。

今人用心。在有筆墨處。古人用心。在無筆墨處。倘能于筆墨不到處。觀古人用心。庶幾擬議神明。進乎技。

矣。

黃鶴山樵一派。有趙元孟端。亦猶洪谷之後。有關同。北苑之後。有巨然。癡翁後。有馬文璧也。

房山

房山神氣鷗波。一峯猶以爲不易及。後來學者。豈能涉其顛涯。

關同

關同蒼莽之氣。惟烏目山人能得之。暇日戲撫。殊爲畦徑所束。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。

題畫

純是天眞。非擬議可到。乃爲逸品。當其馳毫點墨。曲折生趣百變。千古不能加。卽萬壑千崖。窮工極妍。有所不屑。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。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。王山人因以此幀。聊供臥遊。筆墨神契。遺象忘言。當自得之。

題竹

千頃琅玕。三間草閣。吾意中所有。願與賞心共之。

題石谷畫冊中癡翁一幅

癡翁畫林壑位置。雲煙渲暈。皆可學而至。筆墨之外。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。則不可學而至也。故學癡翁。輒不得佳。臻斯境界。入此三昧者。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。

密林大石。相爲賓主。山外平原。歸人一徑。位置甚遠。其運筆有唐人之風。覺王晉卿猶傷刻畫。偶一披玩。忽如置身荒崖邃谷。寂寞無人之境。樹色離披。磡路盤折。景不盈尺。游目無窮。自非凝神獨照。上接古人。得筆先之機。研象外之趣者。未易臻此。

虞美人沃丹

沃丹虞美人二種。昔人爲之多不能似。似亦不能佳。余略仿趙松雪。然趙亦以不似爲似。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。

自跋

對客倦譚。退而伏枕稍覺。隨紙遣懷。蝴蝶紛紛。尙在毫末。

題畫冊

銷暑爲破格寫意。意者人人能見之。人人不能見也。

余遊長山。處處皆荒寒之色。絕似陸天游。趙善長。今思之不能重遊。畫此以志昔者。

子久

子久以意爲權衡。皴染相兼。用意入微。不可說。不可學。如太白云。落葉聚還散。寒鴉棲復驚。差可擬其象。

論畫

春山如笑。夏山如怒。秋山如粧。冬山如睡。四山之意。山不能言。人能言之。

春煙圖

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。初師大年，既落筆，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，欲駕而上之，爲天地留此雲影。秋令人悲，又能令人思，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，而後能爲之，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。戊申春，予渡錢塘，遊山陰，泛舟鏡湖，探禹穴，其上有古柏盤曲，夭矯離奇，霜皮雪幹，閱數百千年，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，武侯廟前黛色參天，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時否。戲圖此本，以發奇狀，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。

題石谷畫

不落畦迕，謂之士氣，不入時趨，謂之逸格。其剝制風流，昉于二米，盛于元季，泛濫明初，稱其筆墨，則以逸宕爲上，咀其風味，則以幽澹爲工。雖離方遯圓，而極妍盡態，故蕩以孤絃，和以太羹，憩於閨風之上，泳于沈寥之野，斯可想其神趣已。

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冊

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，然後化機在手，元氣狼籍，不爲先匠所拘，而遊於法度之外矣。

又

予少時見畫梅沙彌，輒畏之。此正時俗謬習，王山人所怪嘆者。今觀撫本，如覩司隸威儀，不覺爽然意消也。

觀其運思。纏綿無間。飄渺無痕。寂焉寥焉。浩焉眇焉。塵滓盡矣。靈變極矣。一峯耶。石谷耶。對之將移我情。出入風雨。卷舒蒼翠。模崖範壑。曲折中機。雅有成風之技。乃致冥通之奇。可以口澤神風。陶鑄性器。

題石谷雪圖

雪圖自摩詰以後。惟稱營邱。華原。河陽。道寧。然古勁有餘。而荒寒不逮。王山人畫雪。直上追唐人。謂宋法登堂。未爲入室。元代諸賢。猶在門庭邊游衍耳。

題畫

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。不爲崇山疊嶺。沈厚鬱密。惟作杉松篔簹。淺沙迴瀨。禽雀飛翔。別有一種風趣。

仇實父

仇實父因過竹院。大青綠設色。風華妍雅。又饒古趣。伯駒以後。無與爭能者矣。王子兼綜兩家。遂足超仇舍趙。度越流輩。

趙大年

徽廟題大年小幅。用右丞夏木黃鸝。水田白鷺兩句。景不盈尺。筆致清遠。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。唐解元

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。作南宋人畫法。李唐刻畫之迹。爲之一變。全用渲暈。洗其勾斫。故煥然神明。當使

南宋諸公皆拜牀下。

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。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。又變而爲精純。爲勁峭。唐解元之法。至此而大備矣。

范華原

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。邱壑精深。筆力適拔。思致極渾古。然別有逸蕩之氣。雖至精工。居然大雅。

高尙書

董宗伯極稱高尙書大姚邨圖。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。高彥敬畫。人間傳者不多見。得從尺幅片紙。想其規模。漱其芳潤。猶可以陶冶羣賢。超乘而上。

巨然

巨然師北苑。貫道師巨然。貫道縱橫。輒生雄獷之氣。蓋視巨然渾古。則有敝焉。師長舍短。觀王山人所圖。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。

自題仿江貫道本

此圖江天空闊。林莽蕭森。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。初師巨然。乃近貫道。且不易得似。何敢輒望巨公。

自題雪圖

毛詩北風圖。其畫雪之濫觴耶。六代以來。無流傳之迹。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。至今尙留人間。然亦似曹不興。龍頭未易窺見。

又

昔人論畫雪景多俗。董雲間頗宗其說。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。峯巒林屋。皆以澹墨爲之。而水天空處。全用粉填。亦一奇也。每以告畫人。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。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。觀此語。于當時畫手。求一知營邱用意處。已不可得。況風氣代降。至於數百年之後哉。然營邱之創製。遂爲獨絕。以論雪景多俗。蓋亦指衆工之迹耳。豈足以限大方。以是知雲間之說。非至論也。

自右丞以後。能工畫雪。惟營邱、華原。而許道寧又神明李、范之法者。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。以道寧筆意求之。未能如劉褒畫北風。使四座涼生也。

樵關左本

白石翁家藏關全真本。神色飛動。元氣淋漓。負乎上哉。洪谷之風也。余拓以大幀。倘所謂未陟其險。先仰其高耶。

高尙書

高彥敬雲山。真絕去筆墨畦徑。得二米之精微。殆未易學。昔倪元鎮嘗題子久畫云。雖不能夢見房山。特有筆思。以癡翁之逸意學房山。猶不爲元鎮所許。況時流哉。

趙松雪

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。其碧嵐上浮。翠壁下斷。飄騰谷雲。遮藏湍瀨。得之松聲雲影圖也。

曹雲西

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。絕無高巖大嶺飛湍澗瀑。而風梧煙篠。如攪翠微。如聞清籟。橫琴坐忘。殊有傲睨萬物之容。

黃鶴山人

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。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。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。

癡翁

余嘗以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。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。董雲間攻其秀潤。餘子碌碌。搖筆輒引癡翁大諦。皆畫虎刻鵠之類。而癡翁墨精汨於塵滓者久矣。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。

蒲溪柳色爲周太史畫

西溪草堂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。羣峯奔會。帶以蒲溪。菱蘆激波。檉柳夾岸。散碧連翠。水煙忽生。漁網相錯。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。縱觀魚鳥。有濠梁之樂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。

爲周太史畫桃源

桃源仙靈之窟宅也。要渺變幻而不可知。圖桃源者。必精思入神。獨契靈異。鑿鴻濛。破荒忽。游于無何有之鄉。然後溪洞桃花。通於象外。可從尺幅間。一問津矣。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。自昔寫桃源。都無真想。惟見趙伯駒長卷。仇實父巨幀。能得此意。其闢境運毫。妙出匪夷。賦色之工。自然天造。余聞斯語。欣然若有

會也。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。

自題仿大癡卷

子久浮嵐暖翠則太繇。沙磧圖則太簡。脫繇簡之迹。出畦徑之外。盡神明之運。發造化之祕。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。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。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。學者規摹一峯。何可不一見也。暇時得小卷。經營布置。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。似猶拘於繇簡畦徑之間。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。

又

子久富春卷。全宗董元。間以高米。凡雲林、仲圭、叔明、諸法略備。凡十數峯。一峯一狀。數百樹。一樹一態。雄秀蒼莽。變化極矣。與今世所傳疊石重臺。枯槎叢雜。短皴橫點。規模迥異。予香山翁有撫本。略得大意。衣白鄒先生有拓本。半園唐氏有油素本。庶幾不失邱壑位置。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真面目。使凡塵頓盡也。此卷已入秦藏。不可得觀。時無狗盜之雄。不禁三歎。

又

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。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。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。未得游行自在。最後爲笄江上借唐氏本再摹。遂爲彈丸脫手之勢。婁東王奉常聞而異之。屬石谷再摹。予皆得見之。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。留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。故信筆所之。不滯於思。不戾於法。適合自然。直

可與之並傳。追踪先匠，何止下真蹟一等。予友陽羨三梧間潘氏，將屬石谷再臨，以此卷本陽羨名蹟，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。從此富春副本，共有五卷。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，亦無憂劫火矣。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。

又

陽羨周穎侯氏，與雲起樓主人吳罔卿昵好。曾以千金玩具抵吳，借臨未竟，還之火後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。足成恆自夸詡。一峯富春真迹已殘，惟摹本獨完。人人謂得見周氏本，可想全圖之勝。虞山王子石谷過毗陵，將爲江上御史摹此，欲從陽羨借周氏全本，觀其起手一段，不可得。却後一載，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，與余同遊陽羨，因得見周氏撫本。其筆墨真如小兒塗鴉，足發一大笑。急取對觀，起手一段，與殘本無異。始知周氏誕妄，真自欺欺人者耳。且大書卷尾，自謂癡翁後身，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，有癡翁不及處。其醜鷄斥鷃，蠡海井天之見，可怪可哀也。

又

吳罔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。一爲智永千文真蹟，一爲富春圖。將以爲殉，彌留爲文祭二卷。先一日焚千文真蹟，自臨以視其燼。詰朝焚富春圖，祭酒面付火，火熾輒還臥內。其從子靜安疾趨焚所，啓紅燭而出之。焚其起手一段。余因罔卿從子問其起手處，寫城樓睥睨一角，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。平沙蓋寫富春江口，出錢塘景也。自平沙五尺餘以後，方起峯巒坡石。今所焚者，平沙五尺餘耳。他日當與

石谷渡錢塘。抵富春江上嚴陵灘。一觀癡翁真本。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。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。

題畫秋海棠

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。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。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。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。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。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。

墨桃

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。皆成桃花。故寫生家多效之。又磅礴之山。其桃千□其華青。

題半園唐先生畫松梅扇

鳳管曾吹嶰谷風。紅綃全改舊丰容。最憐殘雪離披處。斜挂枯枝折葉松。

前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梅松枝小幘。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畹。詩爲五言。極清婉有致。其畫松葉合綠爲之。葉疎長。半碧離披。有雪後凝寒意。

題雪 月季

冰鱗玉柯危榦凝碧。真歲寒之麗賓。絕塵之畸客。吾將從之與元化游。蓋亦挺其高標。無慚皎潔矣。曲終人不見。化作彩雲飛。非筆墨之所可求也。

趙大年

趙大年柳鶉蘆雁。宋徽廟亦有此本。在孫給諫家。香山曾擬之。

題畫

山從筆轉。水向墨流。得其一變。直欲垂涎十日。妙在平澹而奇。不能過也。妙在淺近而遠。不能過也。妙在一水一石。而千崖萬壑。不能過也。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。不能過也。

魏雲如鼠。越雲如龍。荆雲如犬。秦雲如行人。宋雲如車。魯雲如馬。畫雲者。雖不必似之。然當師其意。

子久

天地浮巒。春山聚秀。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。設色重而筆不沒。點綴曲折而神不碎。片紙尺幅而氣不局。游移變化。隨管出沒而力不傷。董文敏所謂煙雲供養。以至于壽而仙者。吾以爲黃一峯外。無他人也。三日不操管。則鄙吝復萌。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也。

逸品其意難言之矣。殆如盧敖之游太清。列子之御冷風也。其景則三閔大夫之江潭也。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。公孫大娘之劍器。人見其梨花龍翔。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。

郭恕先

郭恕先遠山數峯。勝小李將軍寸馬。豆人千萬。吳道子半日之力。勝思訓百日之功。皆以逸氣取勝也。畫以簡貴爲尙。簡之入微。則洗盡塵滓。獨存孤迥。煙鬢翠黛。斂容而退矣。

高逸一種。不必以筆墨繅簡論。如於越之六千君子。田橫之五百人。東漢之顧廚俊及。豈厭其多。如披裘

公人不知其姓名。夷叔獨行西山，維摩詰臥毘邪，惟設一榻，豈厭其少？雙鳧乘雁之集海濱，不可以筆墨
解簡論也。然其命意大諦，如應曜隱淮上，與四皓同徵不出，擊峻在沂山，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，魏邵人
□□立志不與光武交，正所謂沒踪迹處，潛身於此，想其高逸，庶幾得之。

關全

關全氣岸高，視人表如綺里東園，衣冠甚偉，危坐賓筵，下視五陵年少，裘馬輕肥，不覺氣索。

王右丞

秦岱秦松，王右丞曾有此圖，右丞曰：秦換而松不換，蓋自矜其畫耳。迄今而不換之松，安在？右丞之畫亦
安在耶？

趙大年

趙大年江山積素圖，秀潔妍雅，得王維家法。王晉卿、鄭僖輩皆不能及。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。
傳之太僕，以至于今，可謂一代鴻寶。

錫山舟次一望山水、林、屋、舟、輿、橋、梁、豆、草、黍、稷，爭相位置。八月旣望，水之宜落時也，而迷迷離離，猶如此
耶。

某公詩：吳生畫如五十婦人，修察其容，自以爲姣好當門，而人視之，已憔悴甚矣。

論畫

宋法刻畫而元變化。然變化本由於刻畫。妙在相參而無礙。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。此世人迷境。如程李用兵。寬嚴異路。然李將軍何難于刁斗。程不識不妨於野戰。顧神明變化何如耳。

天外之天。水中之水。筆中之筆。墨外之墨。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。不能知之。

方圓畫不俱成。左右視不並見。此論衡之說。獨山水不然。畫方不可離圓。視左不可離右。此造化之妙。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。右無不有。

易林云。幽思約帶。古詩云。衣帶日以緩。易林云。解我胸脊。古詩云。髮心如擣。用句用字。俱相當而成妙。用筆變化。亦宜師之。不可不思也。

筆墨本無情。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。作畫在攝情。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。

郭熙

郭熙。河陽人。其畫法譎蕩奇妙。至以真雲招入囊中。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。然後世學此。多入魔道。其自言曰。凡畫精墮氣。強之者。其迹軟懦而不快。此不注精之病也。積昏氣而泊之者。長黯猥而不爽。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。以輕心掉之者。其形脫略而不圓。此不嚴重之弊也。以慢心忽之者。其體疎率而不齊。此不恪勤之弊也。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。亦至矣。

題畫

筆墨攢簇。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。如通國皆知子都。而淄澠之別。黑白之相懸。不俟易牙。離朱也。

古人論詩曰。詩罷有餘地。謂言簡而意無窮。如上官昭容稱沈詩。不愁明月盡。自有夜珠來是也。畫之簡者類是。東坡云。此竹數寸耳。而有尋丈之勢。畫之簡者。不獨有其勢。而實有其理。

論米氏

米家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鑿。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。然其門徑有異而同。有同而異者。

論畫

雍門琴引云。須坐聽吾琴之所言。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。

清如水碧。潔如霜露。輕賤世俗。獨立高步。此仲長子昌言也。余謂畫品當時作此想。

嘗謂天下爲人。不可使人疑。惟畫理當使人疑。又當使人疑而得之。

羣必求同。同羣必相叫。相叫必于荒天古木。此畫中所謂意也。

茂綠下坐蒼茫之間。殊有所思也。

寂寞無可奈何之境。最宜入想。亟宜著筆。所謂天際真人。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。

十日一水。五日一石。造化之理。至靜至深。卽此靜深。豈潦草點墨可竟。

方方壺

方方壺蟬蛻世外。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。殊有側目愁胡科頭箕踞態。因念□□鹿鹿終日踉蹌馬走中。而欲證乎靜域者。所謂下士聞道。如蒼蠅聲耳。

子久

子久神情于散落處作生活。其筆意于不經意處作湊理。其用古也。全以己意而化之。魑魅覓叔之猛厲也。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。王孫之詭祕也。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。此其故。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。

大年

趙令穰筆思秀潤。點色風華掩映。嫵媚有餘。精妍盡平遠之宗工。

趙伯駒

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。歸於清潤。此吳興一生宗尚如是。足稱大雅。

論畫

出入風雨。卷舒蒼翠。走造化於毫端。可以哂洪谷。笑范寬。醉罵馬遠諸人矣。

雲西

亂竹荒崖。深得雲西幽澹之致。陟趣無盡。

題畫

雲霧中一峯折下。直至江岸煙浦。危橋隱隱。真所謂能工遠勢者。

題王勤中畫卷

丁巳秋予游吳門。過廣霞翁衣杏閣。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。淋漓飄灑。天趣飛動。真得元人遺意。當與白陽諸公並驅。廣霞先生曰。盍爲作設色花卷。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。余唯唯。遂破籐牋。研丹粉。戲而點色。五日而後成之。但紙不宜于色。神氣未能明發。然余圖非古非今。洗脫畦徑。略研思于造化。有天閑萬馬之意。取示先生。先生曰。忘庵卷如貌國。澹掃蛾眉。子畫如玉環。豐肌豔骨。真堪並美。挾兩卷以游於千花萬蕊中。吾將老是鄉矣。相與拊掌大笑。并書于左。

紫栗一尋。青天萬朵。二語作畫最勝。

游魚圖

趙吳興有花谿漁隱。又有落花游魚。皆神化之迹。臨仿者亡慮數十百家。大都刻畫舊觀。未見新趣。允喪屬予寫游魚。因兼用吳興雨圖。意作扇景。俟他時石谷觀之。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。

題扇

翌園兄將發維揚。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。時春冰初漸。春氣尙遲。谷口千林。正有寒色。南田圖此。聊當吹律。取似賞音。以象外解之也。

白題

雲翁口臺先生於馬上望真州江口。見雲影水光。帆檣估船。在萬柳煙梢。隱見出沒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也。歸時屬壽平製圖。

洪谷

洪谷作雲中山頂。四面峻厚。墨苑稱化工靈氣。難迹象求之。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。洗盡時人畦逕。真能知四面之意。方可與觀此圖。

題畫

奇松參天。滄洲在望。令人泠然神遠。

吾友唐子匹士。與余皆研思山水寫生。而匹士于蒲塘菡萏。游魚藻影。尤得精趣。此圖成。呼予游賞。目口懸榻上。若身在西湖香霧中。濯魄冰壺。遂亡炎暑之灼體也。其經營花葉。布置根莖。直以造化爲師。非時史碌碌。抹綠塗紅者。所能窺見。

笏之于霄。梅之破凍。直塞兩間。孰能鋼之。

藏山於山。藏川於川。藏天下於天下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。

畫貴深遠。天游雲西。荒荒數筆。近耶遠耶。

高簡非淺也。鬱密非深也。以簡爲淺。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。以密爲深。則仲圭遂闕清疎一格。淒寒將別。筆筆俱有寒鴉暮色。

雲樹爲山之衣裳。雲樹不秀潔。則山光垢穢。與童山同。月落萬山。處處皆圓。董巨點筆似之。

趙大年

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。人不能知。更兼之以雲西、雲林。其荒也、遠也。人更不能知之。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。虬龍萬狀。偶憶其一點。以千丈寒泉。與松風並奏清音。隱几聽之。滿堂天籟。寫此雲山。綿邈代致。相思筆端。絲絲皆清淚也。

董巨神氣難摸索處。當如支遁之馬。不知者不能賞之。

青青陵上柏。磊磊澗中石。讀之泐泐然。

元人幽秀之筆。如燕舞花飛。揣摩不得。又如美人橫波微睇。光彩四射。觀者神驚意喪。不知其所以然也。法行於荒落草率。意行於欲赴未赴。瓊華玉轡。煙樓水樹。不敢當古人之刻畫。而風氣近之。

五松圖神氣古澹。筆力不露。秀媚如婦人女子。然而骨峙于外。神藏于內。以其藏者似先生。故以爲壽。

桂箭射筒。通竿無節。此圖近之。

吳都賦云。苞筍抽筍。往往縈結。綠葉翠莖。冒霜停雪。櫛蠹森萃。蕪茸蕭瑟。檀欒蟬蛸。玉潤碧鮮。梢雲無以躡。嶰谷弗能連。鷺鷥食其實。鷓鴣擾其間。玩此藻麗。形容竹趣。窮妍盡美。卽文湖州之圖。偃竹。吳仲圭之畫。直幹。不能過矣。

以王郎之勁筆。乃與世俗時史並傳。猶掣麈尾。子都美惡較然。培塿方壺。鉅細迥異。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。泛舟北郭外。觀平岡一帶。喬林紅葉。彩翠百狀。煙光霞氣相照映。如錦屏與虎林。靈隱、虞山、劍門。同一天孫機也。

秋夜讀九辨諸篇。橫坐天際。目所見。耳所聞。都非我有。身似枯枝。迎風蕭聊。隨意點墨。豈所謂此中有真意者非耶。

讀其詩。悠然見種豆南山氣象。雖欲不代爲樂。不可得。但落筆處。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。
江樹雲帆。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。戲爲點出。

雲西

雲西筆意靜淨。真逸品也。山谷論文云。蓋世聰明。驚彩絕豔。離却靜淨二語。便墮短長。縱橫習氣。涪翁評文。吾以評畫。

題畫

平遠數筆。煙波萬狀。所謂愈簡愈難。

迂老

元人幽澹之筆。予研思之。久而猶未得也。香山翁云。予少而習之。至老尙不得。其無心湊泊處。世乃輕言迂老乎。

論畫

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。又曰。寫意畫兩語最微。而又最能誤人。不知如何用心。方到古人不用心處。不知如何用意。乃爲寫意。

題夏山觀瀑仿黃鶴山人筆

全是化工神境。磅礴鬱積。無筆墨痕。當令古人歌笑出地。

論畫

幽情秀骨。思在天外。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。

元人幽亭秀木。自在化工之外。一種靈氣。惟其品若天際冥鴻。放出筆便如哀絃急管。聲情並集。非大地歡樂場中。可得而擬議者也。

山林畏佳。大木百圍可圖也。萬竅怒鳴。激譎叱吸。叫譟笑咬。調調刁刁。則不可圖也。于不可圖而圖之。惟隱几而聞天籟。

此圖觀其用筆。真所謂奏刀騁然中音。合乎桑林之舞。可神遇而不可目視也。

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。一變染穠麗俗。習時足以悅目爽心。然傳模既久。相爲濫觴。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。欲使脂粉華靡之態。復還本色。

方壺

方壺潑墨。全不求似。自謂獨操造化之權。使真宰欲出也。宇宙之間。當不可無此種奇境。

曉行

長河曉行得此景。迷漫煙霧。何必米山。

平沙野渡

如此荒寒之境，不見有筆墨痕，令人可思。

松石

歲寒二友，余新訂盟，真堪娛老。

題畫

北郭水亭，蓮花滿地，坐臥其上，極游賞之樂。殘墨頽筆，略爲伴紙，遂多逸趣也。

老樹荒溪，茅齋宴坐，似無懷氏之民。

老松危崖，淙淙瀑泉，若人間有此境否。

題莊子純畫

吾嘗欲執鞭米老，俎豆黃倪，橫琴坐忘，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。殘春高館，晝夢襲徊，風雨一交，筆墨再亂，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，不必上有千載也。子純天機泊然，會當忘言，洞此新賞。

題石谷畫扇

石谷王山人筆墨，價重一時，海內趨之如水赴壑。凡好事家懸金幣，購勿得。王子乃從吳遜近，能使王山人欣然呼毫，留此精墨，可謂擾驪龍而探夜光，真快事也。

巨然長江萬里圖跋

凡觀名蹟。先論神氣。以神氣辨時代。審源流。考先匠。始能畫一而無失矣。南宋首出。惟稱北苑。北苑冢嫡。獨推巨然。北苑骨法。至巨公而該備。故董巨並稱焉。巨公又小變師法。行筆取勢。漸入闊遠。以闊遠通其沈厚。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。而定後世之宗。巨公至今數百年。遺墨流傳人間者少。單行尺幅。價重連城。何況長卷。尋常樹石布置。已不易觀。何況萬里長江。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。無疑也。自汶岷濫觴。以至金焦。流宗東會。所謂網絡羣流。呼吸萬里。非足跡所歷。目領神會如巨公者。豈易爲力哉。宋代擅名江景。有燕文貴。有江參。然燕喜點綴。失之細碎。江法雄秀。失之刻畫。以視巨公。燕則格卑。江爲體弱。論其神氣。尙隔一塵。夫寫江流一派水耳。縱廣盈尺間。水勢澎湃。所激蕩者。宜無餘地。其間爲層峯疊嶺。吞雲靡霧。涉日多景。變幻不窮。斯爲驚絕。至于城郭樓臺。水邨漁舍。關梁估舫。約略畢具。猶有五代名賢之風。蓋研深於北苑。而加密矣。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。一爲瀟湘圖。一爲夏口待渡。一爲夏山卷。皆丈餘景。塞實無空靈之趣。若此長綉。觀其布置。足稱智過於師。謂非天下之奇迹耶。此卷昔爲袁白鄒先生所藏。今歸楊氏江上御史。王山人石谷輩商榷時代源流。因爲辨識考定如此。

題自畫冊

惜園遊心繪事。且十年所矣。其宗尙亦凡三四變。最後獨心當南田。惲子。案乘間所置吟賞。大都南田筆墨也。間嘗與余論議。上下古今。往往拔俗奔放。不肯屑屑與時追趨。余因嘆惜園之意。甚近于古也。自右丞洪谷以來。北苑南宮相承。入元而倪黃輩出。風流豪蕩。傾動一時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。後世士大夫

追風效慕。縱意點筆。輒相矜高。或放于甜邪。或流爲狂肆。神明旣盡。古趣亦亡。南田厭此波靡。亟欲洗之。而惜園乃與予意合。亦可異矣。暇日以兩冊見投。因爲斟酌於雲林。雲西。房山海嶽之間。別開徑路。沈深墨采。潤以煙雲。根於宋以通其鬱。導於元以致其幽。獵于明以資其媚。雖神詣未至。而筆思轉新。倘從是而仰鑽先匠。洞貫祕塗。庶幾洗刷頽靡。一變還雅。恐雲間復起。不易吾言。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。

題畫贈無外師

意貴乎遠。不靜不遠也。境貴乎深。不曲不深也。一勺水亦有曲處。一片石亦有深處。絕俗故遠。天游故靜。昔人云。咫尺之內。便覺萬里爲遙。其意安在。無公天機幽妙。倘能於所謂靜者。深者得意焉。便足駕黃王而上矣。

題孫子柳竹圖

竹蕭澹而無華。柳向秋而先零。何取于是而樂之。南田生曰。嗟乎。孫子之風遠矣。夫其處幽藏密。寓其深思。人蓋不得而窺焉。孫子峭于庸衆。而和於同韻。呼柳下以自進也。而偃仰塵墟。往往口吟激歌。薇之聲。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。庶幾其有鄰也。

跋董思翁樹石卷

婁東王奉常煙客。自髫時便遊娛繪事。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。以爲臨摹粉本。凡輞川。洪谷。北苑。南宮。華原。營邱。樹法石骨。皴擦勾染。皆有一二語拈提。根極理要。觀其隨筆率略處。別有一種貴秀。

逸蕩之韻不可掩者。且體備衆家。服習所珍。昔人最重粉本。有以也夫。

又

奉常家藏此卷。已數十年。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。忘年契密。遂以藏卷贈之。前輩風流。真可傳稱。以爲勝事。屬余記此。以備畫苑蒐採云。

題趙松雪松下老子圖

宋時人物衣褶。多宗李龍眠。石谷子爲余言。向在維揚。貴戚王長安家。觀宋徽廟六高士圖。倜儻有出塵之度。行筆巧密。與龍眠幽風圖略同。因知趙文敏所宗。亦龍眠一派也。此作松下老子圖。翫其筆勢森然。古法具在。但以設色變其白描。此種用色。古澹明潔。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。時俗庸史。不足與議矣。

題畫

幽澗寒松。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。筆趣不凡。得荒寒之致。

郭河陽

澹庵宋元冊中。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。江貫道江關暮雪。皆妙本也。緇松年畫人物團扇本。三人在竹下。回首看左角桃花。人物如生。竹夾葉大綠帶煙霧。真有神氣。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。柳用大綠塗染。復用汁綠開細葉。極鮮麗。郭河陽江參。石谷已撫入絹。素極可觀。大有出藍之美。

題石谷畫

向在王長安家。見燕文貴長江圖。其山嵐汀渚。樹林籬落。人煙樓閣。水邨漁舍。帆檣舟楫。曲盡其妙。石谷取其意作江岸圖。致佳。千里江山。收之盈尺。可謂能工遠勢者矣。

題北苑雲壑風聲

北苑霧景橫幅。勢極渾古。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。觀其一披一拂。皆帶風色。與時俗工人寫風。惟作樹枝低亞震首之意者稍異。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。得其勢矣。

撫高尚書出雲圖

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。惟昨歲在吳門一幀。作大墨。葉樹中橫大坡。壘石爲之。全用渴筆。潦草皴擦。極蒼勁。不用橫點。亦無渲染。其上作正峯。始有雲氣。積墨皴染。極煙潤。極荒寒。石谷略用其意。作大幅。能曲盡其妙。展圖黯然。若數百年物也。

李成煙景文五峯臨小幀

此景撫李營邱寒林曉煙。極蒼茫。有深曲意。余謂畫霧與煙不同。畫煙與雲不同。霏微迷漫。煙之態也。疎密掩映。煙之趣也。空洞沈冥。煙之色也。或沈或浮。若聚若散。煙之意也。覆水如纈。橫山如練。煙之狀也。得其理者。庶或解頤。五峯創意新鮮。可稱獨步。

劉松年

池塘竹院。石谷仿劉松年邱壑。極雋逸。設色兼仇實父。澹雅而氣厚。此石谷青綠變體也。

洪谷子峭壁飛泉

東澗老人家藏洪谷長卷。石谷言曩時曾借撫。後爲祝融氏所收。不可復見。頃在楊氏園亭。含毫構思。撫入冊中。眞所謂雲峯石跡。迴出天機。古趣晶然。新意警拔。思而得之。倘亦鬼神通之者耶。

郭恕先

石谷學郭恕先。江天樓閣。上下皆水。爲島嶼樓閣帆檣。樹市相錯。波濤連綿。境極曠蕩。石谷必有所本。然恕先畫見亦鮮矣。

癡翁

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。予寤寐羹牆。十載於茲。頃見石谷所撫。殆如一峯再來也。

方徐合卷

以方壺之飄灑。兼幼文之荒率。離披點畫。涉趣不窮。天下繪事家見之。茫然錯愕不能解。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。願爲執鞭。王生得予兩人相賞。罄快可無絕絃之慨。若得後世有子雲。未免鈍置王生。因題此共發大劇。

迂翁逸趣

昔白石翁每作雲林。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。又過矣。又過矣。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氣。惟於迂也無間。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。猶不爲同魯所許。癡翁與雲林方駕。尙不免于縱橫。故知胸次習氣。

未盡。其于澹幽兩言。覲而千里。江上翁抗情絕俗。有雲林之風。與王山人相對忘言。靈襟瀟遠。長宵秉燭。興至抽毫。輒與雲林神合。其天趣飛翔。洗脫畫習。可以睨癡翁。傲白石。無論時史矣。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。

仲圭小幀

梅沙彌有此本。筆力雄勁。墨氣沈厚。董巨風規。居然猶在此幀。仿其大意。過邯鄲而匍匐矣。

又

瀟散歷落。荒荒寂寂。有此山川。無此筆墨。運斤非巧。規矩獨拙。非曰讓能。聊得吾逸。

題石谷爲笈江上畫雲溪高逸仿六如法長卷

觀其崖瀨奔會。林麓隱伏。寂焉澄懷。悄焉動容。蓋已近跨六如。遠追洪谷。孤竹法外。軼宕之致盡矣。已當鬱岡先生秋堂隱几。游于雲溪。而王山人已隔牖合毫。分雲置壑。兩公神契默成。真足鼓舞天倪。資其霞舉。尙哉斯圖。

題石谷畫

石谷子在毘陵。稱筆墨之契。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。半園往矣。忘言傾賞。惟南田一人。然又相見之日稀。終歲離索。于十年間相要。同聚山中三月。迄今不可得。而兩人神交興趣。零落耗削。每相顧嘆息。來日幾何。蓋亦險矣。

題查二瞻畫冊

觀二瞻仿董源。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。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。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。神契欣然。勿讓也。凡分孽渲淡點置。邨屋溪橋。落想輒異。真所謂旌旗變色。煥若神明。使他日二瞻見之。定爲叫絕也。

秋花大幀

滕昌裕嘗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石草異花。以資畫趣。所作折枝花果。並擬諸生。余曩有抱甕之願。便於舍旁得隙地。編籬種花。吟嘯其中。興至抽毫。覺目前造物。皆吾粉本。庶幾勝口華之風。然若有妬之。至今未遂此緣。每拈筆寫生。游目苔草而不勝凝神耳。

畫牡丹繡球

瓊臺豔雪。絳樹珠衣。邢尹聯茵。毓秦同輦。真人間蕩心銷魂。殊麗要眇之觀也。翦綵未工。春風不借。嫣然在目。宜以永日。取示賞音。同此娛神耳。

題石谷子撫王叔明秋山草堂

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。以輞川爲骨。北苑爲神。趙吳興爲風韻。蒼渾沈古。兼備諸長。勝國時刻畫之工。當稱獨步。此圖卽秋山蕭寺意。其寫紅林點色。得象外之趣。視山樵本不妨出藍。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。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。

空煙圖

觀石谷寫空煙。眞能脫去町畛。妙奪化權。變態要眇。不可知已。此口眞於中盤鬱而出。非由于毫端。不關於心手。正杜詩所謂眞宰欲出者。

歲寒圖 取臘梅天竹大葉松

歲寒圖三友。予獨愛此三種。每取繪圖。曾得句云。幽澹原眞性。孤標不受憐。溪山吾友在。相對送殘年。其一總是煙霞伴。深知天地寒。青燈吾共汝。同向雪中看。其二詩譏嘆後凋。正不必升庾嶺。躋嶰谷。望徂徠。然後稱其標致也。當元陰窮律。元冰坼地之時。獨表貞素之華。不爲雪霜所剝落。易曰。龍德在隱。庶幾近之。

畫竹

唐解元畫竹。題詩一林寒竹護山家。秋夜來聽雨似麻。嘈雜欲疑蠶上葉。蕭森更比蟹爬沙。烏目王山人畫竹得六如遺意。并書六如詩句。余和云。派衍湖州有幾家。倪迂自笑竹如麻。誰能染得湖湘影。風在煙梢月在沙。又和云。從來愛竹是王家。墨雨如煙染白麻。一片秋聲橫斷壑。半江殘雨過平沙。六如詩句。諧謔殊甚。余和詩故作莊語。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。不復相嘲耳。

題畫

秋冬之際。殊難爲懷。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。知先生同此高寄。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。南田生曰。得雲林一木一石。游盤其中。可以逍遙樂而忘世。何必上同支公買山而隱。

大年

觀石谷臨大年溪牧圖。下爲平岡。樹單用墨筆作。幹欹曲。葉仰刷。橫作綠絲甚密。下有流水。一童臥牛背。在水草間甚幽。上無山巒蘆水。惟作寒鴉二三点而已。石谷爲予言。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。

題牡丹小幅

昔人云。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。玉砌雕廊。白鼻獬兒。紫絲步障。丹青團扇。紺綠鼎彝。辭客書素練而飛觴。美人拭紅綃而度曲。不然措大之窮賞耳。余謂不然。西子未入吳。夜來不進魏。邢夫人衣故衣。飛燕近射鳥者。常不以窮約減其風姿。麤服亂頭。愈見妍雅。羅紈不御。何傷國色。若必踏蓮華。營金屋。刻玉人。此綺豔之餘波。淫靡之積習。非所擬議于藐姑仙子。宋玉之東家也。

桃源

求桃源如蜃樓海市。在飄渺有無之間。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。舟至輒引去。武夷山中時聞仙樂。繚繞巖巔。異香氤氳發于林臯。白雲冉冉下墜。卽之不可得見。觀此洞臯深杳。古翠照爛。落花繽紛。煙霧杳然。王山人若已造其境。故能得其真。宇宙靈迹。真宰所祕。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硯席間。始知鎰子驥輩真凡夫耳。

壬子秋予在荆溪時。山雨初霽。溪漲湍急。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。乘醉泛舟。從紫霞橋還泊東關。激波奔岸有聲。暗柳斜蹊。蒼茫樓曲。近水綠窗。燈火明滅。仰視河漢無雲。晶然水煙將升。萬影旣寂。衆韻俱作。

於此留連。令人思致清宕。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顛涯。方稱幽絕耳。因爲圖記之。予詩成。屬吳子天石和焉。

題扇

予在北堂閒居。灌花蒔香。涉趣幽豔。翫樂秋容。資我吟嘯。庶幾自比於滕華道。隱隱間有萬象在旁意。對此忘饑。可以無悶矣。

南田先生題畫諸則。率皆隨腕綴筆。不求文飾而自成天籟者也。至參理入微處。恍聽避秦人道洞中事。無一凡語。當不令外間復問津矣。百年來諸圖放失略盡。欲求所謂謝氏之碎金。若麀毛鳳羽。杳不可迹。其可慨也夫。斯人也。洵能歿而弗替。乾隆甲辰九月廿有八日。南沙周文鼎錄而志之。



三十年五月五日

該書店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識題林繪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

長沙南正路

雲五

印刷所

商

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務各埠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殷師竹)

鎮

G 一六五—上



3
4
1638